

## 有一个地方叫西塬（13） - 偷听敌台

在学校学过《桃花源记》，来到这偏僻的小山村似乎才体会到了陶渊明描写的自食其力，自给自足，鸡犬相闻，怡然自乐的生活。造成城市噪音污染的汽车声，在那浩瀚无垠的黄土高原上是最美丽的音符。每次远处安乐山山梁上传来汽车的声音，我们都要放下手里的活儿，凝视安乐山的方向，静静地享受汽车隆隆的引擎声，直到声音在远处消失，心里期盼着这次解放大卡上会有家书。那汽车声能带来愉快的回忆，让我们想起北京宽阔的马路，繁华的街道。这种享受一个月只能碰上一两次，令人失望的是几天后，邮递员二小到村里没有带来给自己的信。

幸好，与外界的联系并不完全依靠邮递员二小，不然《桃花源记》中“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现实了。无线电波传来的虽然不是亲人的声音，但任何声音、任何内容、任何语言都能解除与世隔绝的感觉。“敌台”成了我们及时了解外界信息的一大途径。

我插队的时候带了一个自己装的九管半导体，有三个短波波段。在北京，短波波段中除了几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外，几乎全是干扰，有时偶尔在杂音中能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到了陕北我毫无思想准备，陕北的电子天空就像它的自然天空一样，晴空万里，畅通无阻，什么干扰都没有。第一次收听到美国之音时的恐惧心理就别提了，紧张得心都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可是毕竟是天高皇帝远，更何况法不治众，知青窑洞里一到晚上都会转出“Yankee Doodle”的信号声，所以美国之音也成了我的家常便饭。

每天晚上八点先听十五分钟的“时事经纬”，然后是十五分钟的“英语九百句”。我最喜欢听半小时的“每日音乐会”。虽然短波杂音很大，小小的二寸半喇叭放出来的音质很差，但在远离现代生活的昏暗窑洞里真是极大的享受。不但有乐曲分析，还有作曲家、指挥家生平介绍，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古典音乐知识。

除了美国之音外，无数其它敌台也肆无忌惮地闯入了我的生活。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一样，新闻和评论都比较公正，帮我了解到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我对台湾自由之声毫无兴趣，先不说广播员娇滴滴的声音，内容无非是谩骂与诽谤，鼓动解放军投奔自由，“驾机起义，奖黄金一万两”。他们还通过短波广播与大陆潜伏的特务联系，经常听到“2058同志请注意，”之类的呼叫，然后是一串密码数字。

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业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他们的“对解放军官兵”专题节目常常播放苏联红军歌曲，太让人享受了。香港福音之声宣传宗教思想，日本、菲律宾、印度的广播没什么特点，播音员口音很重，听起来怪怪的。有几次竟听到埃及、澳大利亚、罗马尼亚的华语广播，信号非常弱，瞬间声音就会飘走。

红卫兵广播电台、解放军之声和中国农村工作组广播站一类的地下黑电台听了倒真是让人汗颜。他们像幽灵一般在空中游荡，时间不定，频率不定，打一枪换个地方，想找到他们真有点像猎人打猎，刚看见又跑了。我怀疑他们是些失宠的高干子弟，父母被打倒了，心怀不满，恶意攻击，内部消息很多，歪批领导人，听着像一部共和国外传。现代年轻人都喜欢玩电子游戏，当年在窑洞里寻找这些黑电台就是我的电子游戏。这些黑电台真是把游击战学会了，神出鬼没，我总共也就捕获到他们十几次。

电池成了仅次于橡皮膏的急需物品，电池没电了，就放在灶旁烤烤；又没电了，就在后面打几个洞，灌点儿尿，又能勉强维持几天。

